

萬 有 文 庫

第一集一千種

王 雲 五 主 編

韓 非 子 集 解

(二)

王 先 慎 著

商 務 印 書 館 發 行



康文書局

總發行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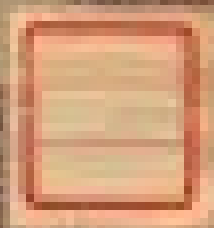
東京市丸の内區

解集于非錄

（二）

康文書局

行經書局印書館



韓非子集解

(二)

王先慎著

國學基本叢書

# 韓非子集解

## 卷五

### 亡徵第十五

凡人主之國小而家大，權輕而臣重者，可亡也。簡法禁而務謀慮，荒封內而恃交援者，可亡也。羣臣爲學，門子好辯，商賈外積，小民內困者，可亡也。○先慎曰：乾道本內困，作右仗。盧氏：春秋不居篇，士民罷歸，呂用時日事鬼神，信卜玩好。○顧廣圻曰：句絕。罷露百姓，煎靡貨財者，可亡也。○先慎曰：乾道本不以衆言，顧廣圻云：今本下以字，作不。先慎案：謂簞而好祭祀者，可亡也。聽以爵，不以衆言參驗。○先慎曰：乾道本不以衆言，顧廣圻云：今本下以字，作不。先慎案：謂聽以爵之尊卑，不參驗，用一人爲門戶者，可亡也。官職可以重求，爵祿可以貨得者，可亡也。○先慎曰：乾道本無而作，而無今據乙。柔茹而寡斷，好惡無

者，置官以爲貴，有左右之交者，請

以成重，此亡國之風也。即此意。緩心而無成。○先慎曰：乾道本無而作，而無今據乙。柔茹而寡斷，好惡無

決而無所定立者，可亡也。饕貪而無饜，近利而好得者，可亡也。喜淫刑而不周於法。○先慎曰：乾道本無

淫下有刑字。顧廣圻云：淫淫辭也。見本書存韓篇。又呂氏春秋審應覽有淫辭義同。皆可證也。別本於此

淫下妄加刑字，乃誤之甚者。凡別本異同，大率類此。故略不復載。先慎案：訓淫爲淫辭，已嫌添設，且與下

辯說對文，不當少一字。今依凌本增。好辯說而不求其用，濫於文麗而不顧其功者，可亡也。淺薄而易見漏泄而無藏，不能周密而通羣臣之語者，可亡也。很剛而不和，很藏○盧文弨曰：復諫而好勝，不顧社稷而

輕爲自信者。可亡也。恃交援而簡近隣。怙強大之救而侮所迫之國者。可亡也。羈旅僑士。重帑在外。上開謀計。下與民事者。可亡也。民信其相。○顧廣圻曰。句有誤。俞樾曰。民下脫不字。民不信其相。下不能其。兩文相對。民所不信。下所不能。而人主弗能廢。故曰可亡也。不能其上。主愛信之。而弗能廢者。可亡也。境內之傑不事。而求封外之士。不以功伐課試。而好以名問舉錯。羈旅起貴。以陵故常者。可亡也。輕其適正。庶子稱衡。太子未定。而主卽世者。可亡也。大心而無悔。國亂而自多。不料境內之資。而易其鄰敵者。可亡也。國小而不處卑。力少而不畏強。無禮而侮大鄰。貪愎而拙交者。可亡也。太子已置。而娶於強敵。以爲后妻。則太子危。如是則羣臣易慮者。可亡也。○顧廣圻曰。藏本。盧文弨曰。謂字衍。凌本無。顧。出君在外。怯懾而弱。守蚤見而心柔懦。知有謂可斷。而弗敢行者。可亡也。而國更置。○先慎曰。乾道本無更字。顧廣圻云。藏本今本國下有更字。今據補。實太子未反而君易子。如是則國攜。國攜者可亡也。挫辱大臣而狎其身。刑戮小民而逆其使。○顧廣圻曰。民當作人。逆懷怒思恥而專習。則賊生。賊生者可亡也。大臣兩重。父兄衆強。內黨外援。以爭事勢者。可亡也。婢妾之言聽。愛玩之智用。外內悲惋而數行不法者。可亡也。簡侮大臣。無禮父兄。勞苦百姓。殺戮不辜者。可亡也。好以智矯法。時以行雜公。○顧廣圻曰。藏本同。今本作私。誤按。法禁變易。號令數下者。可亡也。無地固。物寡。無守戰之備。而輕攻伐者。可亡也。種類不壽。○先慎曰。楚語。臣能。主數卽世。大臣專制。樹羈旅以爲黨。數割地以待交者。可亡也。太子尊顯。徒屬衆強。多大國之交。而威勢蚤具者。可

亡也。變編而心急。○先慎曰：拾補變作偏，盧文昭云：一作擊。顧廣圻云：藏本同。今本變作偏，誤。按：當作變。易文言傳：由辯之不早辯也。釋文：辯，荀作變。孟子：告子篇：萬輕疾而易動發。○顧廣圻曰：心，情忿而不訾。鍾則不辨禮義而受之。音義引丁音云：辨本作變，皆其例矣。輕疾而易動發。六字爲一句。心，情忿而不訾。前後者可亡也。○必先慎曰：營量也。主多怒而好用兵，簡本教而輕戰攻者，可亡也。○上○先慎曰：乾道本教。藏本今本無。貴臣相妬。○盧文昭曰：臣。大臣隆盛，外藉敵國，內困百姓，以攻怨讎，而人主弗誅者，可亡也。欲字今據刪。君不肖而側室賢。○先慎曰：八姦篇云：何謂父兄曰：側。太子輕而庶子伉，官吏弱而人民桀，如此則國躁。國躁者可亡也。藏怒而弗發。○先慎曰：乾道本怒作怨。顧廣圻云：藏本今本怒作怒。今據改。縣罪而弗誅，使羣臣陰憎而愈憂懼，而久未可知者，可亡也。出軍命將太重，邊地任守太尊，專制擅命，徑爲而無所請者，可亡也。后妻淫亂，主母畜穢，外內混通，男女無別，是謂兩主，兩主者可亡也。后妻賤而婢妾貴，太子卑而庶子尊，相室輕而典謁重，如此則內外乖，內外乖者可亡也。大臣甚貴，偏黨衆強，壅塞主斷而重擅國者，可亡也。私門之官用，馬府之世。○軍馬之府立功者也。○顧廣圻曰：藏本同。今本世下有細字，按世下脫字，未詳其所當作。鄉曲之善舉，官職之勞廢，貴私行而賤公功者，可亡也。公家虛而大臣實，正戶貧而寄寓富，耕戰之士困，未作之民利者，可亡也。見大利而不趨，聞禍端而不備，淺薄於爭守之事，而務以仁義自飾者，可亡也。不爲人主之孝，而慕匹夫之孝，不顧社稷之利，而聽主母之令，女子用國，刑餘用事者，可亡也。辭辯而不法，心智而無術，主多能而不以法度從事者，可亡也。親臣進而故人退。○先慎曰：親讀爲新。不肖用事而賢良伏，無功貴而勞苦賤，如是則下怨。下怨者可亡也。父兄大臣祿秩

過功章服侵等宮室供養太侈

○先慎曰張榜本趙本太作大字同

而人主弗禁則臣心無窮臣心無窮者可亡也公塔公

孫與民同門暴傲其鄰者可亡也

○先慎曰趙本傲作傲說文傲倨也从人放聲古本作敷通作傲釋文禮記樂記傲僻字又作敷左襄二十年傳大夫敷本又作倨是其證盧

文昭拾補傲下旁注傲字云藏本作憊下張本多同亡徵者非曰必亡  
○盧文昭曰一本有也字言其可亡也夫兩堯不能相王兩桀不能相亡

亡王之機必其治亂其強弱相踦者也

○先慎曰下其字疑衍

木之折也必通蠹牆之壞也必通隙然木雖蠹無疾

風不折牆雖隙無大雨不壞萬乘之主有能服術行法以爲亡徵之君風雨者其兼天下不難矣

### 三守第十六

人主有三守三守完則國安身榮三守不完則國危身殆何謂三守人臣有議當途之失用事之過舉臣

之情

○王先謙曰舉臣猶言衆臣若後世言舉朝之比

人主不心藏而漏之近習能人

○先慎曰能人解見有度篇

使人臣之欲有言者不敢

不下適近習能人之心而乃上以聞人主然則端言直道之人不得見而忠直日疏

○先慎曰是守之不完者一也愛人

不獨利也待譽而後利之憎人不獨害也待非而後害之然則人主無威而重在左右矣

○先慎曰是守之不完者又其一也

惡自治之勞憚使羣臣輻湊用事

○先慎曰乾道本用事作之變顧廣圻云今本之變作用事今據改

因傳柄移藉使殺生之機奪予之

要在大臣如是者侵

○先慎曰是其守之不完也

此謂三守不完三守不完則劫殺之徵也凡劫有三有明劫有事劫

有刑劫人臣有大臣之尊外操國要以資羣臣使外內之事非已不得行雖有賢良逆者必有禍而順者

必有福然則羣臣莫敢忠主憂國以爭社稷之利害

○先慎曰乾道本羣臣下有直字顧廣圻云藏本今本無直字按直當作且先慎案無直字是今據刪

人主雖賢不能獨計。而人臣有不敢忠主。則國爲亡國矣。此謂國無臣。國無臣者。豈郎中虛而朝臣少哉。羣臣持祿養交。行私道而不效公忠。此謂明劫。鬻寵擅權。矯外以勝內。險言禍福得失之形。以阿主之好惡。人主聽之。卑身輕國以資之。事敗與主分其禍。而功成則臣獨專之。諸用事之人。壹心同辭以語其美。○先慎曰。壹。趙本作一。則主言惡者必不信矣。○顧廣圻曰。主謂爲主首也。與初見秦篇主謀義同。此謂事劫。至於守司囹圄。禁制刑罰。人臣擅之。此謂刑劫。三守不完。則三劫者起。三守完。則三劫者止。三劫止塞。則王矣。○先慎曰。拾補止塞下旁註者止二字。應文昭云。張

本止塞。別本多同。顧廣圻云。藏本同。今本止塞作者止。

### 備內第十七

人主之患。在於信人。信人則制於人。人臣之於其君。非有骨肉之親也。縛於勢而不得不事也。故爲人臣者。窺覘其君心也。無須臾之休。而人主意愒處其上。此世所以有劫君弑主也。爲人主而大信其子。則姦臣得乘於子以成其私。故李兌傳趙王而餓主父。爲人主而大信其妻。則姦臣得乘於妻以成其私。故優施傳麗姬殺申生而立奚齊。夫以妻之近與子之親。而猶不可信。則其餘無可信者矣。且萬乘之主。千乘之君。后妃夫人適子爲太子者。或有欲其君之蚤死者。何以知其然。夫妻者。非有骨肉之恩也。○先慎曰。恩疑親之誤。上下文並作骨肉之親。卽其證。愛則親。不愛則疏。語曰。其母好者。其子抱。然則其爲之反也。其母惡者。其子釋。丈夫年五十而好色未解也。婦人年三十而美色衰矣。以衰美之婦人。事好色之丈夫。則身死見疏賤。○顧廣圻曰。藏本今



本無死字。按以下句例之。此字當作疑。下又云。而擅萬乘不疑相承也。先慎曰。顧說是也。而子疑不爲後。此后妃夫人之所以冀其君之死者也。唯母爲后而子爲主。則令無不行。禁無不止。男女之樂不減於先君。而擅萬乘不疑。此鴆毒扼昧扼昧謂暗也之所以用也。故桃左春秋曰。○顧廣圻曰。藏本桃作挑。案皆未詳。餘懋曰。左疑兀字之誤。桃兀蓋卽櫛兀之異文。楚之櫛兀亦有春秋之名。楚語申叔時所謂教之春秋是也。故謂之櫛兀。春秋人主之疾死者不能處半。人主弗知。則亂多資。故曰。利君死者衆。則人主危。故王良愛馬。越王勾踐愛人。爲戰與馳醫。善吮人之傷。○先慎曰。御覽七百二十四初學記二十引傷作腸。舍人之血。非骨肉之親也。利所加也。○先慎曰。御覽初學有之字。故與人成輿。則欲人之富貴。匠人成棺。則欲人之天死也。非與人仁。而匠人賊也。人不貴。則與不售。人不死。則棺不買。情非憎人也。利在人之死也。故后妃夫人太子之黨成。而欲君之死也。君不死。則勢不重。情非憎君也。利在君之死也。故人主不可以不加心於利己死者。故日月暈圍於外。○顧廣圻曰。此下四句暈圍作暉誤。當依此訂。其賊在內。備其所憎。禍在所愛。是故明王不舉不參之事。○盧文弨曰。王藏本作圭。不食非常之食。遠聽而近視。以審內外之失。○先慎曰。拾補內外作外內。盧文弨云。省同異之言。以知朋黨之分。偶參伍之驗。○先慎曰。拾補參下旁注三字。盧文弨以責陳言之實。執後以應前。按法以治衆。衆端以參觀。衆事皆相參而觀之。○盧文弨曰。注張本作皆相觀。而士無幸賞。○顧廣圻無踰行。○顧廣圻曰。藏本同。今本篇之舊脫皆字之字。先慎曰。趙本無皆之二字。士無幸賞。○顧廣圻無踰行。○顧廣圻曰。藏本同。今本篇云。雖有賢行。不得踰功。而殺必當罪不赦。○盧文弨曰。當字下。則姦邪無所容其私矣。○先慎曰。乾道本先勞。卽此無踰行之意。殺必當罪不赦。○盧文弨曰。當字下。則姦邪無所容其私矣。○先慎曰。乾道本藏本今本私下有矣字。今按此與備役多不相補。徭役多則民苦。民苦則權勢起。權勢起則復除重。○趙用接私字下。當有脫文。先慎案矣。字當有今據補。徭役多則民苦。民苦則權勢起。權勢起則復除重。○趙用

權勢之人得爲民復除重役也。○先慎曰：趙說非也。重字承權勢而復除重則貴人富苦民以富貴人起勢。言下云：下無重權。即其證。復除徭役則苦民歸心。故其權勢重也。以藉藉假人臣。○先慎曰：下云偏借其權勢。即此義。非天下長利也。故曰：徭役少則民安。民安則下無重權。下無重權則權勢滅。權勢滅則德在上矣。今夫水之勝火亦明矣。然而釜鬻間之。○盛文昭曰：張本作鬻。下同。水煎沸竭盡其上而火得熾盛焚其下。水失其所以勝者矣。今夫治之禁姦又明於此。○先慎曰：乾道本無於字。顧廣圻曰：藏本今本明下有於字。今據補。然守法之臣爲釜鬻之行。則法獨明於胸中而已失其所以禁姦者矣。上古之傳言春秋所記犯法爲逆以成大姦者未嘗不從尊貴之臣也。而法令之所以備。○先慎曰：乾道本上有然字。盧文昭云：然字衍。張凌本無。今據刪。刑罰之所以誅常於卑賤。是以其民絕望無所告愬。大臣比周蔽上爲一陰相善而陽相惡以示無私相爲耳目以候主隙。人主掩蔽無道得聞有主名而無實。臣專法而行之。周天子是也。偏借其權勢則上下易位矣。此言人臣之不可借權勢也。○顧廣圻曰：此十一字乃舊注誤入正文。乾道本以末也字作旁注。是其迹之未盡泯者。先慎曰：疑權勢下有脫文。校者因旁注也。字以完此句。

### 南面第十八

人主之過在已任在臣矣。○顧廣圻曰：當銜任下在字。又必反與其所不任者備之。○先慎曰：衛嗣君貴薄疑以敵如耳是也。見七衛篇。此其說必與其所任者爲讎。而主反制於其所不任者。○先慎曰：是恐爲任者所制而反制於不任者。故聽不任者之言以細前之所任者。今所與備人者且曩之所備也。人主不能明法而以制大臣之威。○顧廣圻曰：當銜而無道得小人之信矣。○顧廣圻曰：藏本今本人作人主釋法。而以臣備臣。則相愛者比周而相譽相憎者朋黨而相非。○先慎曰：意林非譽交爭則主惑

亂矣。○先慎曰：意林無亂字。人臣者，非名譽請謁，無以進取；非背法專制，無以爲威；非假於忠信，無以不禁。○僞爲忠

禁三者，悖主壞法之資也。人主使人臣，雖有智能，不得背法而專制；雖有賢行，不得踰功而先勞；雖有忠

信，不得釋法而不禁。○王先謙曰：不以無心，此之謂明法。

人主有誘於事者。○先慎曰：舊連上，顧廣圻云：當以此句提行，今從之。有壅於言者，二者不可不察也。人臣易言事者，○顧廣圻

索資以事誣主。○顧廣圻曰：少索資，逗以事誣主，句藏本同。今本少作必，誤。俞樾曰：誣字無義，疑誘字之

乃因而多之也。○王先謙曰：少索資，爲廉主誘而不察，因而多之。○王先謙曰：多則是臣反以事制主也。

讓廣雅釋詁：誣，欺也。俞說非下，乃言誘也。主誘而不察，因而多之。○王先謙曰：多則是臣反以事制主也。

如是者，謂之誘。○顧廣圻曰：誘下，誘於事者困於患。○王先謙曰：言如此，其進言少，其退費多，雖有功，其

進言不信。○王先謙曰：下云出大費而成，不信者有罪，事有功者必賞。○盧文弨曰：不上脫夫字，凌本有

有功者必賞，當作事雖有功不賞，先慎曰：顧說是下云。則羣臣莫敢飾言以悖主，主道者。○先慎曰：謂

事雖有功，必伏其罪，即其證。凌本不審而妄改，不可從。則羣臣莫敢飾言以悖主，主道者。○先慎曰：謂

人臣前言不復於後，後言不復於前，事雖有功，必伏其罪，謂之任下。○先慎曰：人主之患在於任臣，然以

之人皆得而任之，故謂之任下。人臣爲主設事而恐其非也，則先出說設言曰：議是事者，妬事者也。人主藏是言，不更聽

羣臣，羣臣畏是言，不敢議事，二勢者用。○王先謙曰：二勢者，主拒諫，臣緘默，兩有必然之勢。則忠臣不聽，而譽臣獨任，如是者，謂之

壅於言。壅於言者，制於臣矣。主道者，使人臣有必言之責。○先慎曰：乾道本有必作必有，盧文弨云：必有

據。又有不言之責，言無端末，辯無所驗者，此言之責也。以不言避責，持重位者，此不言之責也。人主使人

臣言者必知其端以責其實。○先慎曰：依上下。不言者，必問其取舍以爲之責。○顧廣圻曰：藏本同。今本責作資，誤。則人臣

莫敢妄言矣。又不敢默然矣。言默則皆有責也。人主欲爲事，不通其端末，而以明其欲。○王先謙曰：明其欲者，羣下之愈同。

曉然於主心。有爲之者。○顧廣圻曰：藏本同。誤。其爲不得利，必以害反。知此者，任理去欲，舉事有道，計其入多其

出少者，可爲也。惑主不然，計其入不計其出，出雖倍其入，不知其害，則是名得而實亡。如是者，功小而害

大矣。凡功者其入多，其出少，乃可謂功。今大費無罪，而少得爲功，則人臣出大費而成小功，小功成而主

亦有害。

不知治者。○先慎曰：舊連上。顧廣圻云：當以此句提行。今從之。必曰無變古，毋易常，變與不變，聖人不聽。正治而已。然則古之無變

常之毋易，在常古之可與不可。伊尹毋變殷，太公毋變周，則湯武不王矣。管仲毋易齊，郭偃毋更晉。○先慎曰：

郭偃，墨子所染，篇作高偃，高與郭一聲。之轉。左傳作卜偃，章杜注：晉掌卜大夫。則桓文不霸矣。凡人難變古者，憚易民之安也。夫不變古者，襲亂

之迹，適民心者，恣姦之行也。民愚而不知亂，上懦而不能更，是治之失也。人主者，明能知治，嚴必行之。故

雖拂於民心。○顧廣圻曰：藏本今本心作必，按：拂於民心，與上適民心相對。唯乾道本爲圻曰：逗。立其治。○顧廣圻曰：藏本今本心作必，按：拂於民心，與上適民心相對。唯乾道本爲

顧氏知拂民心與適民心相對，而不誤。先慎曰：乾道本脫必字，藏本趙本脫心字耳。當作拂於民心，必立其治。

知必立其治，與嚴必行之又相承也。說在商君之內外而鐵戈重盾而豫戒也。故郭偃之始治也，文公有

官卒，管仲始治也，桓公有武車，戒民之備也。○先慎曰：管仲下當有之字，與上句相對。是以愚贛竄墮之民。○盧文弨曰：以下

誤。先慎曰：乾道本愚作遇，顧廣圻云：藏本同。今本贛作苦小費而忘大利也。○顧廣圻曰：逗。故貪虎受阿謗。○顧

贛隨作情，按：贛或省字也。乾道本愚作遇，譌。今據改。

句而輒小變而失長便。○顧廣圻曰：逗按輒，故鄒賈非載旅。○顧廣圻曰：句狎習於亂而容於治。○顧廣圻曰：逗，故鄭人

不能歸。○顧廣圻曰：句絕按此皆未詳。自上文說在商君云云以下，句例全與本書內諸說七術六微外

諸說左下鄭縣人賁豚人問其價曰道遠日暮安暇語汝當即鄭人不能歸佚文。

飾邪第十九

鑿龜數筮兆曰大吉。而以攻燕者趙也。鑿龜數筮兆曰大吉。而以攻趙者燕也。劇辛之事燕無功而社稷

危。○顧廣圻曰：史評趙世家悼襄王三年龐煖將攻燕禽其將劇辛即其事詳見燕世家。鄒衍之事燕無功而國道絕。○顧廣圻曰：未詳。趙代先得意於燕

後得意於齊。○先慎曰：乾道本後下無得字。王渭云：當衍代字。顧廣圻云：藏本今國亂節高。○顧廣圻曰：節作節誤。十過篇其行矜而意高。自以爲與秦提衡。將趙楚魏燕之銳師攻春菽不拔。非趙龜神而燕龜

非他時之節也。即其節高之義。欺也。趙又嘗鑿龜數筮而北伐燕。將劫燕以逆秦。兆曰大吉。始攻大梁。而秦出上黨矣。○先慎曰：政兵至

釐而六城拔矣。至陽城秦拔鄴矣。○顧廣圻曰：世家九年攻燕取魏陽城兵未罷秦攻出二字互誤。兵至

鄴盡矣。○盧文弨曰：龍援即龐煖亦作龐煖。煖煖同字耳。南者兵自燕返也。臣故曰：趙龜雖無遠見於燕且

宜近見於秦。秦以其大吉辟地有實救燕有名。○顧廣圻曰：藏本今本不重。趙以其大吉地削兵辱先

慎曰：乾道本利作地今據改。主不得意而死。○先慎曰：趙世家又非秦龜神而趙龜欺也。初時者魏數年東

昭云：凌本利作地今據改。主不得意而死。○先慎曰：趙世家又非秦龜神而趙龜欺也。初時者魏數年東

鄉攻盡陶衛。○先慎曰：魏安釐數年西鄉以失其國。○先慎曰：魏景湣王事見史表。此非豐隆五行太一。○先慎曰：張

字同漢書天。王相攝提。六神五括。天河般搶歲星。非數年在西也。○先懷曰：天文志：歲星所在，國不可伐；文志：作泰一。東也。非數年在東也。○先懷曰：天文志：熒惑出，則有大兵入，則非數年。言下非數年在。又非天缺弧逆，刑星熒惑奎台。非數年在東也。○先懷曰：天文志：熒惑出，則有大兵入，則非數年。戰不勝。以故曰：龜筮鬼神，不足舉勝。左右背鄉，不足以專戰。然而恃之，愚莫大焉。古者先王盡力於親民，加事於明法。彼法明則忠臣勸，罰必則邪臣止。忠勸邪止，而地廣主尊者，秦是也。羣臣朋黨比周，以隱正道，行私曲而地削主卑者，山東是也。亂弱者亡。○顧廣圻曰：四字爲一人之性也。治強者王，古之道也。越王勾踐恃大朋之龜，與吳戰而不勝。○先懷曰：乾道本吳作晉，顧廣圻云：今本吾作吳，按晉吳二官於吳。○顧廣圻曰：臣字當衍。先懷曰：趙本宣作官，案作官者蓋以越語與范蠡入官於吳，又云：越王之霸也。不病。反國棄龜，明法親民，以報吳。則夫差爲擒。故恃鬼神者慢於法，恃諸侯者危其國。曹恃齊而不聽宋，齊攻荆而宋滅曹。荆恃吳而不聽齊，越伐吳而齊滅荆。○顧廣圻曰：二魏滅許，鄭恃魏而不聽韓，魏攻荆而韓滅鄭。○先懷曰：乾道本魏作攻魏，今據藏本今本改。王渭云：戰其事。蔡入楚者也。榆關詳見吳師道補正。今者韓國小而恃大國，主慢而聽秦。○顧廣圻曰：顧廣圻云：今承爲文也。先懷曰：顧說非也。此正言韓聽。魏恃齊，荆爲用，而小國愈亡。○顧廣圻曰：魏上此與上諸不聽相秦之弊。玩下文自知不當以上文爲說。魏恃齊，荆爲用，而小國愈亡。○顧廣圻曰：魏上此與上諸不聽相而小國愈亡。故恃人不足以廣壤，而韓不見也。荆爲攻魏，而加兵許鄆，齊攻任扈，而削魏不足以存鄭。○顧廣圻曰：以上皆有脫誤。此則攻魏，削魏當爲不足，以存許言。而韓弗知也。此皆不明其法禁以治其之。齊攻任扈，當爲不足，以存曹言之。其不足以存鄭，當言魏攻也。而韓弗知也。此皆不明其法禁以治其

國特外以滅其社稷者也。臣故曰明於治之數，則國雖小富。○顧廣圻曰：則國雖小，逗富句絕。下文民雖

慎曰：國雖大，兵句讀誤。賞罰敬信，民雖寡強，賞罰無度，國雖大，兵弱者，地非其地，民非其民也。○顧廣圻曰：此言賞罰無紀，則

其民也。九字爲一句，與上文民雖寡強相對。自則國雖小至此，今皆失其讀也。俞樾曰：此言賞罰無紀，則

國雖大而兵必弱，所以然者，由地非其地，民非其民也。文義本甚分明，顧氏讀國雖大逗，兵句讀與上文

弱，者二字屬下讀於義亦未安矣。先慎曰：俞說是也。無地無民，堯舜不能以王，三代不能以強。人主又以

過予人臣，又以徒取舍法律而言先王以明古之功者。○先慎曰：乾道本有以字，君作古，今據改。上之以

國臣故曰是願古之功，以古之賞賞今之人也。主以是過予人臣。○先慎曰：乾道本主以先慎案主以是過予人臣

以此徒取相對成文。乾道本誤倒耳。今據改。而臣以此徒取矣。主過予則臣偷幸。○先慎曰：乾道本臣作人，今據改。臣徒取則功不

尊，無功者受賞，則財匱而民望。○先慎曰：財匱而民望，則民不盡力矣。故用賞過者，失民，用刑過者，民不

畏，有賞不足以勸，有刑不足以禁，則國雖大必危。故曰小知不可使謀事，小忠不可使主法。荆恭王與晉

厲公戰於鄢陵，荆師敗，恭王傷，酣戰而司馬子反渴而求飲，其友豎穀陽。○顧廣圻曰：十過篇無其友二

子反友者，呂覽樞勳篇淮南人問訓高誘注豎小使也。左傳成十六年杜注奉卮酒而進之。子反曰：去之。

此酒也。豎穀陽曰：非也。子反受而飲之。子反爲人嗜酒，甘之不能絕之於口。醉而臥，恭王欲復戰而謀事，

使人召子反。子反辭以心疾，恭王駕而往視之，入幄中，聞酒臭而還。曰：今日之戰，寡人目親傷，所恃者司

馬。司馬又如此，是亡荆國之社稷而不恤吾衆也。寡人無與復戰矣。○顧廣圻曰：十過篇無與字，先罷師

而去之。斬子反以爲大戮。故曰：豎穀陽之進酒也，非以端惡也。端故子反也。實心以忠愛之，而適足以殺之。

而已矣。此行小忠而賊大忠者也。故曰：小忠大忠之賊也。若使小忠主法，則必將赦罪，赦罪以相愛。○先

乾道本不重赦罪二字。顧廣圻云：藏本今本重赦罪。今據補。是與下安矣。然而妨害於治民者也。常魏之方明立辟。○顧廣圻曰：逕從憲令行之時。

○顧廣圻曰：當衍行字。按下文當趙之方明國律逕從大軍之時。當燕之方明奉法。逕審官斷之時。其句例同。又下文云：故曰明法者強。承此三句之三。明字也。有功者必賞，有

罪者必誅。強匡天下，威行四鄰，及法慢妄予。○顧廣圻曰：及法慢三字爲一句。妄予二字爲一句。而國日削矣。當趙之方明國律，從

大軍之時，人衆兵強，辟地齊燕，及國律慢用者弱。○顧廣圻曰：而國日削矣。當燕之方明奉法。審官斷之時。

東縣齊國，南盡中山之地，及奉法已亡，官斷不用，左右交爭，論從其下，則兵弱而地削，國制於鄰敵矣。

故曰：明法者強，慢法者弱。強弱如是其明矣。而世主弗爲，國亡宜矣。語曰：家有常業，雖飢不餓，國有常法，

雖危不亡。夫舍常法而從私意，則臣下飾於智能。○先慎曰：乾道本無下字。盧文弨云：張凌本皆有下字。盧廣圻云：藏本臣下有下字。是也。先慎案：意林臣下有下字。

下字。今據補。臣下飾於智能，則法禁不立矣。是妄意之道行，治國之道廢也。治國之道，去害法者，則不惑於智

能，不矯於名譽矣。昔者舜使吏決鴻水，先令有功，而舜殺之。禹朝諸侯之君，會稽之上。○盧文弨曰：之君二字。凌本無。防

風之君後至，而禹斬之，以此觀之，先令者殺，後令者斬，則古者先貴如令矣。○顧廣圻曰：藏本同。今本先

謙曰：首以遵令爲貴。故曰：先貴如令說亦可通。故鏡執清而無事，美惡從而比焉。衡執正而無事，輕重從而載焉。夫搖鏡則不得

爲明，搖衡則不得爲正。法之謂也。故先王以道爲常，以法爲本。本治者名尊，本亂者名絕。凡智能明通，有



以則行。無以則止。故智能單。道不可傳於人。○王先謙曰：單，盡也。言雖智能竭盡，虛而無能多失。夫懸衡而知平，設規而知圓，萬全之道也。明主使民飾於道之故。顧廣圻曰：按「法句經」知「二字」故佚而有功。○先謙曰：乾道本無故字。有作「則」，顧廣圻云：今本佚上更有故字，則作「有」，釋法禁而任智，惑亂之道也。亂主使民飾於智。廣圻云：今本將作於今據改。不知道之故，故勞而無功。釋法禁而聽請謁，羣臣賣官於上，取賞於下。○先謙曰：賞，讀爲「償」。是以利在私家，而威在羣臣，故民無盡力事主之心，而務爲交於上，民好上交，則貨財上流。○先謙曰：而巧說者用。○先謙曰：謂請謁也。若是，則有功者愈少，姦臣愈進，而材臣退，則主惑而不知所行，民聚而不知所道。道從此廢法禁後，功勞舉名譽，聽請謁之失也。凡敗法之人，必設詐託物以來親。○顧廣圻曰：藏本同。今本來作「求」。又好言天下之所希有，此暴君亂主之所以惑也。人臣賢佐之所以侵也。故人臣稱伊尹管仲之功。○先謙曰：此下疑脫而見。則背法飾智有資，稱比干子胥之忠，而見殺，則疾強諫有辭。○顧廣圻曰：疾，夫上稱賢明，下稱暴亂，不可以取類。○王先謙曰：能用伊尹管仲是賢明之古，人皆以劫制其君，使下易於干進，上難於行罰，然伊尹若是者，禁藏本今本是下有者字，顧廣圻云：管仲不世出，進諫者必非比干子胥，故曰不可以取類。伊尹若是者，禁藏本今本是下有者字，顧廣圻云：屬上今據補。君之立法。○顧廣圻曰：以爲是也。○顧廣圻曰：今人臣多立其私智，上君之立法句相對，以法爲非者是邪。○盧文弨曰：者字衍。顧廣圻曰：以法爲非者五字句，與上以爲是也句對。先謙曰：顧讀誤。當不當以智。曰：乾道本注臣下二字作「官公作功」。盧文弨云：皆從「凌本改」。過法立智。○俞樾曰：上邪字衍。文有。